

一部裸情之书 带你走进作者生命中邂逅的每一个女性

爱 无 助

AI WU ZHU

刘学颜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爱

无助

AI WU ZHU

刘学颜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无助 / 刘学颜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500-0211-1

I. ①爱…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157号

爱无助

刘学颜 著

责任编辑	赵 霞 朱 强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6.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211-1
定 价	29.8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1-1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邮编 3300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人间自有真爱在

张守仁

我多年没有读到如此真诚、如此坦率、怀带忏悔意识的至情之作了。学颜兄写得动心，我读得动情，读了一遍又一遍，沉醉其中，以致错过了不少南非世界杯足球健儿们在绿茵场上攻防拼搏的激烈场景。但我认为这本书也是作者的一种拼搏——灵魂里坚守忠贞的拼搏。作为第一位读者欣赏到它，是我阅读史上的幸运。

在我印象里，学颜是读万卷书的学者，行万里路的旅人。此书一改往昔他擅写的生死、行旅题材，感伤地、无助地描叙、抒写了他一生遇到的十来位女人。他清洗了自己意识深处偶然闪现的不洁，呈示了内心坚持的责任大于情爱的理念。他叙述了慈母的善良与软弱，爱妻的温柔和毁颜，旅伴的试探与暗慕，异国佳丽的眉目传情，对二表姐的丝丝依恋，对孤守雪野的邻居小嫂子的朦胧渴望，女学生对他持久的缱绻，知音之间情意绵绵的交流，以及女儿幼小时与之嬉戏和亲吻……字字情，句句爱，全书可用“真、善、美、洁”四个字来概括它的品格。这样的人生回忆录，是当今滚滚红尘里众多欲望书写的一个洁本。阅读它，让你感受到春风般的舒爽，山泉那样的清澈。我认为这是一幅灵魂的清醒剂，一部情爱的忏悔录。

自有人类以来，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两性

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据考证：世界上最古老的情书，发现于波斯帝国时期（前550—前330）的石头遗址上，在一块重达15公斤重的石板上镌刻着表达爱慕的词语。我国两千多年前《诗经·国风》中就有许多表达初恋相思、男女幽会、山盟海誓的精彩篇章。华夏民族昔有“鱼雁传书”之说，认为恋人的情书可以借助鱼腹或雁足来传递。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中塔姬扬娜委托奶娘送给心上人的那封情书多么震颤心灵。而马克思1856年6月21日于英国曼彻斯特独居时邮递给身在德国的燕妮的信，何等热烈、亲密、深情……

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表达男女爱情的民歌，多如牛毛。它们简洁、质朴、生动、形象，感情真挚，动人心弦。情人之间，隔山对唱，歌声曼妙，听来心荡神怡。总之，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它像阳光和鲜花一样，温暖着、装饰着人的生命。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爱有时会带来伤害甚至仇恨。爱之不当，选错对象，便酿成难以挽回的人间悲剧。因此应如本书作者那样，自律、自守、自重。

一个人在爱情生活中的表现，不仅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灵魂，是检测他人品的试金石。

我和刘君一样，一生碰到过不少善良、多情的女性。我深切感受到一个男人要拒绝女友的爱慕之情，实属不易。正如学颜君收到过去的女学生发给他的一则短信：“有一把伞撑了很久，/雨停了也不肯收/有一束花闻了许久，/枯萎了也不肯丢；/有一种朋友希望能做到永久/即使青丝变白发也能在心底深深保留。”我在十多年前也收到过一封由单身女作家Z寄给我的情书：

当我跋涉时巧遇你这颗流星
生命的秋雨中霜叶不再凋零

当漫长无尽的黑夜再次降临
燃尽的烛泪又潮湿我的枕巾
你及时掠过我那狭小的窗棂
照亮并且安慰我孤独的黎明

面对这样一封浓得化不开的情书，我几乎不知所措。我知道我不能回应，如果回应，必将给彼此带来伤害：在两棵树上筑巢的鸟，决得不到快乐和安宁。我只能保持沉默，与她拉开距离，让时光渐渐冲淡、消退她的激情。我之所以和刘君相识，源于他读到了我的散文《角落》。此文已收入刘锡庆先生编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课外诵读本《精读文粹》。爱时尚的年轻人看了该文斥我封建脑瓜、冷酷无情，但却得到刘学颜和文友们的赞许和响应。正如刘先生在本书第三章所提及的那篇《角落》描写的那样：一位美丽的女诗人和我在门厅里亲切交谈，横在我们之间的是白桌布上的一束红玫瑰。谈得默契且快乐。快乐的时光总是易逝。临别时，我给她开门；她却背靠住门，转身对我轻声低语：“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我没有心理准备，随即一动不动，尴尬得如木偶一般接受了她的轻吻。从此我俩永不再见。不再见面是由于亲吻之前的对话。她问：“你的感情生活有没有纠葛？”我说：“如果我重新结婚，仍将选择现在的妻子。”“真的没有其他的感情波澜吗？”我委婉回答：“我好比一条河流，向前流淌会有新的际遇，穿越峡谷或者拐弯时不可避免地激起这样那样的浪花，但因有河岸约束，从未泛滥。”她逼问：“难道你不需要妻子以外的女友的抚慰？”我回答：“我只有一个……哪能再分出另一个我来承受呢？”

几年前我由黑龙江作协领导陪同参观阿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我和学颜邂逅相遇，从此成了知音。

据我观察，当代的爱情故事，除小部分流露出真心真爱外，多数包含着物欲和功利的计算。爱原是两颗灵魂的结合。爱情一旦标价，必然虚假。人们可要引以为戒。

学颜是幸运者。他不仅拥有慈爱的母亲、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就是生命历程上恋慕他的佳丽们，也大都明白事理，适时收敛，像藤蔓探出的柔软触须，一遇樊篱般的障碍，便默默拐弯，转变方向，从而彼此只留下温馨、美好的记忆。

世上男女之间一时冲动而涉入爱河，陷进云雨，激情过后，彼此生怨，结下苦果，此种由爱变恨的悲剧故事，古今中外，何止千万！但是一代又一代新人，总是重复着上辈人的失误，不知吸取教训，一再重蹈覆辙，付出沉重代价。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女性还是受害的弱者。讲求男女平等，还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环顾四周，绯闻、谣诼、性骚扰，像影子一样紧紧跟踪着她们。你到任何一个报摊，都会看到众多刊物封面上登着袒胸露腿的女性照片，以此作为招徕和推销的手段。试看各种展览会、招待会、娱乐场所，莫不以红颜招引人们的目光。而那些包二奶、三奶的贪官富豪们，更把女人当宠物来豢养。如果你再把视野放大，到纽约曼哈顿，买本《欲望之城》（《Sex and the city》）翻翻，或者去英国首都步行街书店，读读《一个伦敦应召女郎的私密故事》（《The intimate adventures of a london callgirl》），就可知悉许多道貌岸然、西装革履的男人，常把女人当作泄欲的工具、玩弄的对象。其灵魂之丑陋，难以描述。刘君在本书第七章中也写到了“天使沉沦”的情景。我也有过和学颜类似的经历。一次在C市研讨一部文学作品，当晚被当地主人硬拉进夜总会。也请来一群风尘女子让我挑选。我极感不适，只是和身边一个女孩随便聊聊她的家乡、亲人、上过什么学、爱读什么书。后趁同行者与女孩

们狎昵、褒玩之际，早早逃离。见此情景，我悲哀、悲悯、悲愤。种种事实让我认识到，人类另一半的女性，其负担、痛苦和不幸，远大于男性，因此，对女人的爱护、照顾、体贴，应成为正派男士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的文字真奇妙：好，女子也。让我们在短促的一生中珍视遇到的每一位好女子，百般卫护生命历程上唯一的情缘——那包蕴着幸福和痛楚、欢乐和忧伤的情缘。

学颜是诗人，本书的主题关乎“人生与爱情”，因此我特地新译了一首俄罗斯姓名最长的女诗人娜塔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克朗季耶夫斯卡娅·托尔斯塔娅（1888-1963）的爱情诗《都说天空是蔚蓝的》，赠送给他和他的爱妻阿娟，作为序文的结尾。诗曰：

都说天空是蔚蓝的，
都说太阳是金色的，
都说时光是一去不返的，
都说海洋是辽阔无边的，
都说女人是可爱的，
都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都说真理是神圣的，
都说苦难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不能重复以上的话，
那将怎样称呼我的爱情？

自序

从茫茫的大千世界聚焦在一个生命的源点上——心灵，我这种爱无助的意识或者说思想，萌生于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我没有潜心研究过佛教的经义，因而无从置喙佛家思想有无此哲学的命题，我想出家人基于行善的本性要求，与爱无助应该有着人性的血缘关联。就像地下水线一样，无不孕于广博襟抱的大地之中，涌动而出的为我们命名清泉，而人工掘引的则被称作井水。

自打呱呱落地后，我便于耳濡目染中受到父母无宗教意识的熏陶，或许他们质朴的宗教观念便是心存的善字，夫妻间拥有着这样的一个自然天性的佛，从不伤蝼蚁命而总是受到别人的伤害。他们一生很平凡，小心翼翼地行路，安分知乐地过日子，渴望着与人友善，一旦受到伤害的攻击，他们选择的方式很近似于自然界里的软体贝类，将一颗痛楚而流泪的心灵，躲藏进自我封闭的孤独壳里，任其霸性十足的伤人者自鸣得意；另一种方式，他们像警敏的动物一样，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进攻，而采取了逃离，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地方，这般地藏来躲去，他们还是无从完全避开人类自己的伤害：邻居、朋友乃至亲人的有心或无意地伤害。小时候，我快乐于父母的搬家，它的动荡给我带来了探索陌生环境的新奇。父母因了寻求生活在淳朴人群

间的心理，他们往往将生儿育女的窠巢筑在乡村或小镇，他们以为这样偏僻之地的生活是安静的，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人与人彼此亲如兄弟姐妹。然而，他们找到了善良与淳朴，但也触及了它们的反面：愚昧与自私，乃至反目成仇。关于儿时的乡下，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饥饿的乡下人，对寓居在他们土地上的吃供应粮户（我父亲转换的工作地方大多是农村、小镇中的卫生部门）心怀一种排斥心理，对母亲带领我们到收割后的田野去拣粮，个别的农妇便采取说三道四的仇视情绪。虽然这并非善良的主流，但一些伤害却往往是记忆深刻的，如同我们自己的身体残留下的任何伤痕一样，当时虽是小小的划裂，却会长久记忆犹新。

或许是父母的这种无意识的躲藏或逃离，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了我的生命里，使我在承继他们做善良、做本分人的衣钵同时，自然就学会了一种懦弱的生存方式，警敏而善于规避，仿生着自然界弱小的生物，用美丽的伪装来掩蔽、迷幻外界的残害，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我往往逃离在自己的一颗心里，如同被夹伤爪子的一只旷野里的雪兔，躲藏在黑暗的洞穴里，用自己的舌头舐伤疗痛。

我的童年——十四岁以前，是在山地的乡村度过的。我和农家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成为田野里四季的玩伴儿。我们蒙昧无知，喜爱大自然的四季景色变幻，同时也因了单调乏味的生活，而去残害身边的小生物。大雪封山的季节，我们用弹弓或者筛子底下的谷物来捕杀麻雀；夏日里则去青草漫生的野地、池塘畔，戏捉青蛙，而且还喜欢围坐在土道上，让俘虏的青蛙成了被虐杀的游戏对象。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童谣：“蛤蟆蛤蟆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宰羊，气得蛤蟆哭一场。”青蛙往往就在我们稚声奶气的拍喊中，无处逃逸而气鼓了肚腹，终致命悬游丝，因了弱小生命的无力反抗，我们还漫漶不清的善恶心理，终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便鸟兽般散去了。

我不知道现在乡村的孩子是否还在唱着这首蒙昧的古老童谣，是否还在以弱小的生物来继续做着残忍的生命游戏？！

我的乡村童年，还被培养成了传统惯性的仇视，对看到的蛇一概乱棒齐下、乱石纷掷，将其打砸成血肉模糊不说，还要施以剥皮示众。当我后来坐在舒适的影院里，看到日本影片《望乡》中一群日本兵哄围着朝被他们兽性糟蹋完的女人身上撒尿时，我想到了那些无助逃离的青蛙；而《红高粱》影片里那位中国人被日本人用刺刀逼着，去亲手剥离同胞的血淋淋的皮时，我几近呕吐地复现出那些土道上裸露着白皙肉体的死蛇来。这样的残害，在我的身上不会重演，我也不希望再看到，在僻远的山村，在世界的一些隐秘角落，人类对自然的杀戮、对同类的伤害还在继续上演着兽性的残暴。阻止现代文明悲剧的发生、上演，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平等博爱而道远的重任。尽管，个体的爱对此是无助的，但大多数的爱相挽结，这力量的纤绳就会变得粗壮，而且坚不可摧，韧不可折。这是我的一个小人物的爱心与祈盼罢了，因为我也正在受着一些身体不流血的情感伤害，我祈求于谁呢？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人类之手绘制出的那幅伊甸园却是一个真实：亚当与夏娃至于谁以肋骨创造出另一生命，都将包容着爱与伤害的永恒主题。我是亚当的变种，因而生存着便为夏娃的后人所爱，也所伤害。这或许就是我身为一个男人的宿命吧，爱红颜中人，也伤害着柔弱的女性。这有如我童年的一个再现，爱及自然界里的一些生物，也伤害了一些无助的生命。我想用文字再现出来，以传达我的思想，向自然，也向着“蛇与禁果”并存的人类。

序文结束前，我们回归到心灵探求的源点上——九华山。九华山是地藏王的道场。地藏是佛经中所言“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现身六道、教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认为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我一再言明，我受及父母的影响，意识里无存宗教的胎迹。如我在另

一篇文中的诠释：我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宗教的教义，心存的只言片语都来自其他书籍，我一生不皈依任何宗教门派，我的信仰是：我的豁达与宽容的人生理念便是佛的存在，我充满和平与人性的灵魂，便是基督的再生。我只服从自然与生命的召唤，它们是主宰我进入天堂的上帝。因而，我来九华山，更多的是缘出自然而非佛教的因故。九华何其美？李太白的一首诗娓娓道尽：“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绣出九芙蓉。”正值五月春光明媚，九华峰峦叠翠，溪流盈碧，松竹辉映，云白花红，蝶飞鸟幽。九华街粉墙黛瓦，飞檐翘脊。人与佛彼此互融，佛有人性，人生佛愿。居家卧听天籁梵音，暮鼓晨钟；出行则身为云雾缠裹，心浴檀香紫气。在九华，我如梦似幻，醉耽竹海，目揽天风，聆听鸟鸣与经声，神悟自然之妙美，佛教之深奥，至暮晚还迟迟不愿下山。

坐在客运站，我等待着通向芜湖的最后一班车。夕阳无力地散淡在明窗上，长椅寥落着三三两两的旅人。我有些疲倦，蒙眬起眼神儿，恍然沉入云雾漫漫的天国仙界，莲花纷然裂瓣儿，我的梦就团坐在银白的氤氲里渐渐飘升，远离大地与这地藏王主宰的神山。佛之天堂是一个慈爱的所在，它含藏着比大地丰蕴得多的无量善根种子，我们置身其间，心灵生长着的都将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善与爱。我们尽可赐予，像阳光与空气一样，无需自私地保留，以备储用。莲花吐放的馥香，环裹着我，缭绕在鼻翼下，犹如一只顽皮的小虫子痒醒了我。我倏然醒来，被眼前的景象震悚，这是一个猝不及防的意外。对面的长椅上，端然坐着一位年轻的尼姑。她素面朝天，秀眉如月，潋眼睛宛然清泉深潭，如若秀发生存，无疑会成为模特佳丽。她身着青灰的袈裟，圆口布鞋，打着青灰的绑腿，惹人瞩目的是她手拎着一顶斗笠，用以行路中的遮阳挡雨。她端坐我的对面，仪容端庄，白皙的面孔有如月光一般圣洁、冷寂。我难禁一颗世俗的心，无力挣扎地浴身在这清泉的美

里，然而，深潭太寒彻了，像雪水砭骨透髓。我挣脱出一厢热血的情燃，悲哀随着这暮晚的降临而潜滋漫生了。

这个美艳的女孩儿，她的出家与皈依佛门，肯定是有着爱的伤害背景，或者她为之相爱的人儿死去了，或者是她死去了自己的一颗相爱的心，从此，绝望地剪去一头青丝，把心灵交付给佛祖的神坛。而她的天生丽质，也便会在时光的残忍里一点点被蚕食掉了。

我的心为其爱怜而哀伤，无奈复无助，在黯然神伤中别离了九华山，也从此萌誓不再前来。我终生信奉着这样一条出游的准则：这个地方我目睹了最美的一刻，便永生都去逃避着它，珍存生命的完美就不要再去伤及它了，就像一生中初恋一样，即便在死亡的前夕想起它也会刻骨铭心。而对伤及我情感的地方，我的选择是逃避的同义——逃离，既然我无从援助一颗受到伤害的心灵，那么这座自诩为佛家的圣山，对于我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九华山，是我心灵情感的一块伤痛。

如同大地一样，含藏着无量善根的种子，这是宗教的一个美丽的传说。那位我萍水相逢的尼姑相信了它，终生都将麻醉在这个传说里，直至脸庞牵挂出岁月的蛛丝网。十余年过去了，九朵芙蓉峰不会再另生长出一朵，而我却从生死的思考里分蘖出这一思想：爱无助。

目 录



序 张守仁

自序 / 001

第一部

- 第一章 天堂的哭泣 / 003
- 第二章 流泪的火焰 / 019
- 第三章 往事的角落 / 035
- 第四章 遥远的爱情山 / 053
- 第五章 无援的伤害 / 072
- 第六章 真诚的守望 / 088
- 第七章 与天使沉沦 / 102
- 第八章 消失的欲望船 / 116

第二部

- 第一章 忏悔的嬉戏 / 133
- 第二章 伤逝的依恋 / 141
- 第三章 孤寂的雪野 / 149
- 第四章 折茎的触须 / 157
- 第五章 遗存的孤本 / 166
- 第六章 现代男科医院 / 171
- 第七章 雪后的冷寂 / 187
- 第八章 日出日落之间 / 193
- 第九章 师生之间 / 208

第三部

- 大觉寺的白玉兰 / 217
- 爱的生命走上红地毯 / 228

后 记 / 243

第一部

AI WU ZHU



